

在召会生活中并为着召会生活， 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并活祂

(周五—早上第二堂聚会)

第二篇

在神的建造中并为着神的建造， 成为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

读经：太十六18，创二八10~22，箴四18，王上七17~20，启三12

壹 雅各的梦揭示神渴望在地上得着一个家，祂的心意是要将蒙祂呼召的人变化成为石头——柱子——作祂建造的材料——创二八10~22，太十六18，彼前二4~5，启三12：

- 一 在创世记中有两种柱子——盐柱（十九26），指明羞耻；和石柱（二八18，三五14），指明有力量的建造（王上七21）。
- 二 在创世记二十八章，雅各是一个抓夺的人，但是到了四十八章，这个抓夺的人已经完全变化成为属神的人；这个属神的人就是柱子——二八18、22上，参箴四18。
- 三 “得胜的，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，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；我又要将我神的名，和我神城的名（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），并我的新名，都写在他上面”——启三12、参8：
 - 1 “作”这字非常有意义，意指构成一样东西，以创造的方式来构造；主借着变化我们，就是借着带走我们天然的元素，并以祂神圣的素质来顶替，叫我们作柱子——林后三18，罗十二2。
 - 2 得胜者在殿中作柱子，意思就是他们要在三一神里作柱子，因为那殿就是“主神全能者和羔羊”——启二一22，参诗九十1，约十四23。

贰 雅各的生活和经历启示出我们能被变化成为神建造之柱子的路：

- 一 我们的拣选既是在于神的怜悯，我们就需要持续倚靠祂的怜悯，天天享受祂新的怜悯，好成为蒙怜悯、贵重、荣耀的器皿——罗九11~13、16、21、23，哀三21~24。
- 二 我们需要享受祂作全足的神——创四八3，十七1，腓一19。
- 三 我们需要享受祂继续不断的牧养，直到我们的末日——“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”——创四八15下，启三8。
- 四 我们需要观看神的面（创三二30，林后三18，四6~7），寻求祂的面（诗二七8、4），享受祂的面作我们事奉的供应（出二五30，三三11上），在基督的面前——在祂的人位里——作每一件事，使我们被变化，从荣耀到荣耀（林后二10，参十

三14)；当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时，我们就有三一神的面作我们的恩典，也有祂的脸作我们的平安（民六25~26）：

- 1 看见神等于得着神而被神构成——伯四二5~7。
 - 2 看见神使我们变化，因为我们看见神时，就把祂的元素接受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旧的元素也被排除了——林后三18，罗十二2。
- 五 在圣经里，柱子是神建造的标记、见证，这建造是在实行身体生活中借着变化而有的——创二八22上，王上七15~22，加二9，提前三15，启三12，罗十二2，弗四11~12：
- 1 根据创世记二十八章十八节，雅各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：
 - a 石头成为枕头，表征基督神圣的元素借着我们对祂主观的经历，构成到我们这人里面，成为给我们安息的枕头——参太十一28。
 - b 枕头成为柱子，表征我们所经历并凭祂得安息的基督，成了神的建造——神的家——的材料和支撑——王上七21，提前三15。
 - 2 圣殿的柱子是铜作的，铜表征神的审判——王上七14~15，参约三14：
 - a 对神有用的人，乃是一直在神的审判之下，领悟他们是在肉体里的人，一无价值，只配死与埋葬——诗五一5，出四1~9，罗七18，太三16~17。
 - b 我们必须断定自己是一无所是的，只够资格被钉死；我们无论是什么，都是因神的恩，并且劳苦的不是我们，乃是神的恩——林前十五10，加二20，彼前五5~7。
 - c 信徒中间的分裂和不结果子，都是因为没有铜，没有什么是经过神审判的；反而有骄傲、自夸、自我表白、自我称义、自我称许、自找借口、自义、定罪别人、规律别人而不牧养并寻找人——太十六24，路九54~55。
 - 3 殿里柱子的柱顶有“装修的格子网〔如格子架〕和拧成的链索形成的花圈”；这些表征错综复杂的光景，而那些在神建造中作柱子的人，在其中生活并承担责任——王上七17。
 - 4 柱顶上有百合花和石榴——18~20节：
 - a 百合花表征信靠神的生活，就是凭神之于我们的所是，不凭我们的所是而过生活；铜的意思是“不是我”，百合花的意思是“乃是基督”——歌二1~2，太六28、30，参林后五4，加二20。
 - b 柱顶花圈上的石榴，表征那作生命的基督之丰富的丰满、丰盛、美丽和彰显——王上七20，参腓一19~21上。
 - c 借着格子网的除去和拧成之链索的限制，我们就能过信靠神的单纯、简单生活，彰显基督神圣生命的丰富，为着神在生命里的建造。
- 六 按属灵的意义说，柱顶的球乃是见证（数字“二”），指明那些将自己置于神的审判（铜）之下，算自己一无所是的人，能完全（数字“十”）承担责任（数字“五”），并在错综复杂的光景中（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的链索），出自复活的过程（柱顶的底座高三肘），彰显神圣生命的丰富（石榴），因为他们不凭自己

活，乃凭神活（百合花）。

叁 所罗门，殿的建造者，预表基督（太十二42）；户兰，柱子的建造者，预表新约中有恩赐的人，他们成全圣徒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（弗四8、11~12、16）：

- 一 建造的工作不是由所罗门直接完成，乃是由所罗门借着户兰完成；这指明基督不是直接建造召会，乃是借着有恩赐的人建造。
- 二 代下二章十四节说到户兰的母亲是“但支派一个妇人”；但支派是拜偶像的支派，使神的百姓绊跌，从神的道上坠落（创四九17）；户兰的母亲属于但，这指明户兰的起源和所有的人一样，是有罪的（诗五一5，参约八44上）。
- 三 户兰“是一个寡妇的儿子，属拿弗他利支派，他父亲是推罗人，作铜匠的。户兰满有智慧、悟性、技能，善于作各样铜工”——王上七14：
 - 1 户兰成了一个“属拿弗他利支派”的人（14），拿弗他利支派是复活的支派，也就是变化的支派（创四九21）；这表征我们要成为神建造的一部分，并有分于这建造的工作，就需要借着在基督的复活里得重生并变化（彼前一3，林后三15~18），而从“但支派”转到“拿弗他利支派”。
 - 2 “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他出嘉美的言语”——创四九21：
 - a 母鹿乃是在无望的情况里信靠神并因神喜乐的人——哈三17~18。
 - b 哈巴谷三章十九节说，“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；祂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”
 - c 诗篇二十二篇的标题也提到“朝鹿”，这篇诗说到基督在复活里为着产生召会（22，来二12，歌二8~9）；拿弗他利是母鹿的支派，母鹿表征重生并变化过的人，信靠神，行走在山顶，并活在复活里而过召会生活。
 - d 拿弗他利是在加利利地（太四15），第一批的使徒都是来自加利利（徒一11）；从这些加利利人所出嘉美的言语，就是生命的话（五20），恩典的话（十四3），救恩的话（十三26），智慧的话（林前十二8），知识的话（8），以及建造的话（徒二十32）。
 - 3 推罗是外邦城市，以商业著称；因此，推罗与撒但是一——结二八12、16。
 - 4 户兰的父亲是户兰作铜工之技能的源头；然而，他的父亲死了，留下他的母亲，他存在的源头，为寡妇：
 - a 这表征为着建造召会，就是建造神的居所，我们若要对神有用，就需要取得世俗的学问和技能，但必须让我们的“推罗”父亲（即这些事物的源头）死了。
 - b 不仅如此，我们的“但”母亲必须“成为寡妇”（与属世的源头分开），我们也必须属于“拿弗他利支派”，即变化的支派。
 - c 因此，我们继续保有学问和技能，却不保有其源头；我们的存在（母亲）不再联于我们属世的来源；而且我们乃是在复活里；摩西和使徒保罗是这原则

绝佳的榜样。

四 户兰从推罗被带往耶路撒冷（王上七13~14），就是建造圣殿之地，到所罗门王那里；耶路撒冷预表召会：

- 1 今日的所罗门（基督）和神今时的建造，二者都在召会中。
- 2 因此，我们要对神的建造有用，就必须取得世俗的技能，活在复活里，并来到正确的立场，就是召会的立场——启一10~11。

肆 今日召会的需要是让主得着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；要应付这种需要，我们都必须向主祷告说，“主，为着你建造的缘故，把我作成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。”

职事信息摘录：

我们需要在今日的伯特利

我们若是对主认真，要成为柱子，就必须找出今天的伯特利在哪里，否则我们会在错的地方寻找对的东西。我们若是留在天主教、各公会、灵恩运动或自由团体里，我们就不可能被成全为柱子。不要以为这样的说法表示我们的心思狭窄或眼光短视。我们必须在今日的伯特利，就是召会中。此外没有一处能使我们在神的建造中成为柱子。别处所成全的柱子，不是为着伯特利，神的建造，乃是为着别的用途。在已过的世纪中，有些属灵大汉曾被成全为柱子，为着公会、差会或某些运动。然而，经过多年的观察，我还未看见在地方召会以外，有任何被成全的柱子是为着神的建造。我们必须清楚，我们所说的柱子，乃是为着神建造的真柱子。我们若要作这样的柱子，就必须问：神的建造——今日的伯特利——在哪里？对这事我们不该轻率。

个人的见证

一九三三年，我从主接受负担，甚至是被主强迫，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祂。我没有在圣经学校或神学院读过书。那时我在一家公司工作。当主和我办交涉，要我放下职业时，我有三周之久寝食不安。全时间事奉主，极其需要运用我的信心，而当时我的环境没有一样赞同我作这项决定。我简直不知道要怎样顾到我的生活。然而，最后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只好辞职。在我作了这项决定后，我接到倪弟兄的一封信。在信中倪弟兄说，“常受弟兄，关于你的将来，我觉得你必须全时间事奉主。你觉得如何？愿主引导你。”写这封信的日期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，正在我与主挣扎的三周之中。这是有力的印证。我已经向公司辞职，但我的信心很小；我还在怀疑我的决定是否正确。就在那个关头，倪弟兄那封信来了。我读了那封信，就说，“主若愿意，我要去访问这位弟兄，问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写这封信给我。”

我带着这个目的，到上海去见倪弟兄，他把我当作客人接待。我和他同住了好几个月，从他得了很大的帮助。当然，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在八月十七日写那封信。他告诉我，当他乘船回中国，船在地中海航行的时候，他独自在房中静坐，有负担为着主在中国的行动祷告。当他祷告时，主就指示他必须写那封信给我。我告诉他，他写那

封信的日子，正在我与主挣扎的三周之中。这个消息给了倪弟兄确证，他所写的绝对是正确的。借着那封信，他与我比以前更为建造在一起。我们深信主已经把我们放在一起。从那时起，他待我像一个新学生，我也敬重、尊敬他这位年长同工，把他当作能成全我的一位。

因为在早期倪弟兄和我都没有很多的工作，所以我常到他家里和他长谈。在那些时候，他就在许多方面成全我。我在主面前可以见证，我们从不浪费时间闲谈。倪弟兄是主所赐成全别人的杰出恩赐，他总是利用时间成全我。他必定知道我需要什么。他使我正确了解从第一世纪直到现在的召会历史；各公会创立人的传记，他几乎都告诉了我；他也在内里生命、召会生活和主的行动方面成全我。

一个流

有一天倪弟兄告诉我，他和别的同工们有负担，要我和家人迁到上海，与他们同住，与他们同工。他叫我把这事带到主面前去。当我把这事带到主面前祷告时，主就用使徒行传指示我，祂在地上的行动只有一个流。这流从耶路撒冷开始，扩展到安提阿，又从安提阿转到欧洲。主告诉我，祂在中国的行动不该有两个流，或两个源头。我原先对华北有负担。在我去见倪弟兄之前，我曾在一九三三年夏天带领人彻底查读雅歌。虽然我对华北有确定的负担，但倪弟兄和同工们觉得，我应该迁到上海，住在那里，与他们同工。这时主指示我，必须投入从上海开始的流中。我看见这流要从上海流到华北和中国各地。因此我决定迁到上海，住在那里。从那时以后，我一直在这流中。我完全清楚，这是主的流，是祂在地上恢复的行动。用今天的话说，我知道我找到了伯特利。

职事对流负责

因为我知道我是在主的流中，并且知道这流已经开始，我也看见有一个职事对这流负责，结果我就下定决心，忘掉我过去一切的学习和经历。我能带领人详细查读雅歌，这指明我已经有一些知识，并且能作一些事。我与弟兄会在一起的七年半中，学了很多关于圣经的东西。我知道预表、预言和其他各种的知识。此外，主借着我已经建立了一个召会。虽然如此，我看见主在地上的流必须是一，也看见这流已经开始，并且有一个职事带着这流往前。我知道我必须在这流中，也必须在对这流负责的职事之下。

那些早期和我们在一起的人能作见证，除了我在聚会中释放的信息以外，我从不说别的。我看见有倪弟兄在这里，我就放下我一切的观念，一切的学习，和一切的经历。他是主用来开始这流的，他有一个职事带着这流往前，并不需要我的意见。但这意思不是说我不作什么。在以后的十八至二十年中，我作了很多。但每件事都是照着倪弟兄的带领，不是照着我的意见。我从来没有照着自己讲道，我只讲倪弟兄讲过的信息。在那些年间，我从来不发表我的意见或观念，我完全跟随倪弟兄。

主在祂地上的行动中涌流。这流不是你起的头，乃是别人起的头。此外，还有一个职事对这流负责。我说这事相当为难，因为这事和我很有关联。如果我还在大陆，并且这流还是联于倪弟兄的职事，我就有地位说得更多。

被成全为柱子的秘诀

让我现在告诉你，为着主的行动，坚固地被成全为刚强柱子的秘诀。有一些弟兄们已经得着成全，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观念。有的弟兄那些年间在洛杉矶，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吸收这职事的一切。不要以为他不聪明。不，他非常清楚。然而，我们中间另有些人相当坚持己见。他们常说，“召会不会错么？就在一周以前，我就知道召会犯了错。”这是坚持己见的人，还没有一个得着成全。但那些被成全的弟兄们不浪费时间去讨论那些错误。他们只盼望浸润在一切积极的事物里。

享受积极的事物

按照神在创造里的原则，任何东西要生长，必须有消极的一面。以一只鸡为例，我们都喜欢鸡蛋、鸡胸、鸡腿，我们必定不去留意鸡粪、鸡毛、鸡骨头。然而，若没有粪、毛、骨头，鸡就无法生长。一只鸡要成为鸡，必须有这些东西，但这些不是给我们吃的，我们应当享受鸡蛋、鸡胸、鸡腿，忘掉鸡粪、鸡毛、鸡骨头。我们若专注于鸡的积极方面，就要得着许多营养。

我承认各地的召会都犯过一些错，我承认我也犯过错。每一个人都会犯错，没有人能否认这事。为着生长，我们无法避免犯错。但你若收集这些“毛”、“骨”和“粪”，你不会破坏召会或职事，却必定会破坏自己。这样作不是明智的。让我们忘掉消极的事物，享受“蛋”、“胸”和“腿”。

我们中间有几位弟兄曾经很接近地认识倪弟兄。倪弟兄把他自己完全向我们敞开，我们知道他的缺点。但我们知道这些缺点是使他能生存的“粪”。我们不像别人，我们不愿接近在上海的那些“鸡毛”或“鸡骨头”。我们若这样作，就会牺牲自己。我从来没有受到这种损害，我乃是一直享受倪弟兄职事中新鲜营养的“蛋”、“胸”和“腿”。当一个大的风波起来反对他的职事时，我不以说我是倪弟兄的绝对跟随者为耻。我不在意别人怎样说他的错，我只知道我对他是何等的感激，因为他成全了我。我知道我从他所得的营养。甚至我们在新耶路撒冷，我也能说，主用倪弟兄成全了我。没有他的职事，我绝不会成为今天的我。

在召会中，若有人专心发掘“粪”，或用“毛”塞满口袋，说“这是李常受这只‘鸡’的‘毛’，这是安那翰召会的‘骨头’。”这是何等愚昧！如果这是你的居心，那你是在浪费时间。不要以为我们怕被暴露；无论是召会或职事，都不怕被暴露。但你暴露了我们，又会得着什么？

找到流并投入流中

主在地上仍然作工、行动，好完成一些事。为着要完成祂的定旨，必须有一个流。在基督徒的圈子里有许多活动，其中必定有主行动的流。你当然相信主仍然在地上活着、行动并工作。照着原则，主在地上必定有一个流。圣经启示，已往始终只有一个流。在亚伯、挪亚和亚伯拉罕身上有一个流；直到旧约的末了，仍然只有一个流。在新约中也是一样。因为主仍然在地上活着、行动并工作，今天主在地上也必定只有一个

流。

既然在地上只有一个流，我们就该尽一切可能，找出这流在哪里。为了找出这流，寻访研究实在是值得的。我不是一个盲目跟从别人的笨人。在我跳进这流之前，我已经彻底寻找、研究过。我放弃了我的职业、家庭和所有，我不愿浪费我的牺牲。因此我花时间研究这件事。最后，我确信这就是那个流。四十五年多以来，我对这事从来没有怀疑过。

当我们看见只有一个流，并且找到这个流以后，我们就必须投入这个流中，忘掉已往的学习、观念、领会和观点。就着这流而论，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。对很多人而言，他们说“一无所知”，说得太迟了。他们应当在起头就说这话。从我那天告诉倪弟兄，我要迁到上海，和他们同工，向弟兄们学习，我就放弃了一切，来跟随那唯一的职事。我从来没有对这个决定懊悔过。阿利路亚！我作了这个选择！我因着转到这条路所得着的供应和成全，没有人能量度。有些弟兄们也是这样，他们没有时间注意“粪”、“毛”或“骨”，他们只有时间吸收这流中的一切。这是正确的路，叫人为着主的行动，被成全为有用的柱子（创世记生命读经，一三四九至一三五七页）。